

人世间

风物咏

诗歌港

银发舞芳华

于鸿丽

自小五音不全，肢体协调能力差，唱歌跳舞这些事儿于我而言，简直是遥不可及的。可谁承想，如今年过半百的我，竟能从容自如地登台表演。这之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在一群温暖的姐妹帮助下，意外实现了。

那段时间我刚刚退休，一下子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岗位，瞬间陷入无边的茫然和失落。感觉曾经那个“发光发亮”的自己仿佛一下子被社会抛弃了，再没有“价值感”可言了，无助、空虚、无聊、失眠、抑郁、焦虑等各种困扰纷至沓来。

就在我陷入情绪低谷时，老干协徐主任找到我，嘱托我牵头将姐妹们聚拢起来，带动大家常态化开展活动，“强身健体，文化养老”。我仿佛骤然找到了遗失的人生价值，凭着一股不服老的热忱应承了下来，心想不过是姐妹们在一起做做操、跳跳舞、唠唠嗑，一起寻个乐子而已。

真的开展起来，却远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其间各种滋味五味杂陈，好在有姐妹们的理解和支持，“和美金城”彩带舞队悄然组建起来了。尽管不到十个人，但姐妹们在一起，每天做健身操，跳广场舞，日子如流水般静静地流淌，跳动着欢快的音符。

每每回想起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春节汇演的日子，心中便甘甜香醇，如饮陈年古酿，成为一段永恒的怀念，封存于我的记忆里。当时我们的队伍刚刚组建，而全镇汇演迫在眉睫。近一个月的时间，要拿出一个像样的节目，对于毫无舞蹈基础、从未登过台的我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正值年关，作为家庭主妇的我们，谁家不是一大堆琐事缠身。

就在我一筹莫展时，一通电话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鸿丽，我联系到一位擅长彩带舞的老师，我开车拉你到焦家村拜师学艺。”君兰姐姐打来电话，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慌张与茫然。要说君兰姐姐，

在我的心中，那真是女神一般的存在，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说话办事周密圆融、稳重周全。她从小酷爱跳舞，舞姿灵动优雅，我们都称她“舞神”。她主动扛起了艺术指导的重任，倾尽全力悉心指导每一个动作，事事操心，不辞劳苦。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王姐也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她刚从女儿家帮衬归来，还没来得及卸下一身的疲惫和打理年关琐事，便第一时间进入了编导的角色。怎么入场、怎么退场，摆什么造型、做什么动作，每一处细节，她反复斟酌、绞尽脑汁。看到她画的一张张造型图，我笨拙的嘴巴，无法道尽心中的感动，只能将这份沉甸甸的感激深深珍藏心底。退休前王姐是单位受人敬重的领导，如今训练场上她是严厉负责的师长，耐心示范动作，温柔提醒我们注意表情，精心打磨每一个动作。

要说我们这帮姐妹，真是可敬可爱。她们没有华丽的言辞，只是以那埋头苦练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默默付出。憨厚朴实的阿秀姐，虽不善言辞，但极具舞蹈天赋，她总是那样默默地、笑吟吟地、静静地守护着我们这个小集体；沉默寡言的秀珍姐，在外帮女儿带孩子时竟然自带道具，趁孩子睡觉的间隙见缝插针地练习，唯恐拖了整个团队后腿；安静而又坚韧的江萍姐，尽管膝盖有毛病，但从不误每一次训练，总是那样全力以赴、认真专注。我称刘杰姐姐是“小戏精”，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转腰、一个踢腿，她都拿捏得那样到位，举手投足都是那样韵味十足；老曲，是我的老同事，五十多岁的她依然身姿窈窕、精气神十足，她聪明伶俐，悟性极高，舞姿舒展，被我们推举站在C位领舞。而英强和金玉妹妹，她们就职于乡镇政府和学校，工作繁杂，为了帮助我们，硬是挤出晚上和周末时间，全程紧跟训练节奏，没有一丝懈怠。

就这样，在料峭的寒

风里，在飘扬的雪花间，伴随着彩带的蹁跹飞舞，我们的舞步慢慢轻盈，我们的舞姿渐渐曼妙，在舒展筋骨间收获了健康体魄，在欢声笑语中凝聚了真挚情谊。全镇汇演的日子如约而至，当我们的彩绸凌空飞舞，画出一道道起落交错的红色弧线，汇成一排排汹涌起伏的红色波浪，广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们成了舞台上最美丽最耀眼的姐妹花。

我们的队伍一点点壮大起来了，从最初的八人、十人慢慢发展到现在的十八人。我们以微光聚星河，带动了身边更多的邻里乡亲走出家门，强身健体，安享生活。

热忱满满的香姐来了，她每天最早到场，全身心地投入。她说参加活动后血压不高了，体重下降了，从来没跳过舞的她找到自信了。莉花姐姐来了，她六十多岁了，依然是古灵精怪的样子，跳起舞来依然是那样神采飞扬。老吕嫂子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胚子，到现在依然是那样精致那样优雅。还有小品姐姐，她多才多艺，温柔通透，纤弱得如“姣花照水，弱柳扶风”，一直困扰她的失眠竟在坚持锻炼中悄悄治愈了。晓英可是资深“舞者”，她冰雪聪明，舞姿翩翩，竟默默扛起摄影的重任，用镜头记录我们的每一段美好时光；曾经怯生生的、害怕被人笑话的英芝，也在一次次练习中抛掉拘谨，从容舒展、落落大方地跳起舞来了……

“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是在佛前许了多少愿，经过多少次回眸，才换来今生与众位姐妹的相知、相守的缘分啊。

我们这群可爱的姐妹互相激励，让彼此突破自我，并告诉人们：年龄，不过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无法丈量灵魂的高度和生命的厚度。人生的价值不应该被数字定义，健康的身心，能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的成就感，还有年龄抹不掉的热爱与成长，这才是我们永不贬值的人生财富。

偶遇广仁路

林春江

烟台的闹市深处藏着一条清幽古街，若不留心探寻，极易擦肩而过。这便是广仁路，一幅浓缩这座城市开埠历程与民族工业兴衰的时光画卷。

广仁路始建于1851年，相较烟台开埠足足早十年，比大马路、海岸路年岁更久。街巷因旧时胶东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广仁堂而得名。

街巷东端，北极星钟表博物馆静静伫立，朱红大门敞开，各式钟表有序陈列，静静诉说着民族制钟业的开创故事。1915年，实业家李东山先生在烟台创办宝时造钟厂，翻开中国现代制钟业的崭新篇章。后来，钟表品牌更名北极星，一度代表着国内钟表制造的顶尖水准。

沿着青灰石板铺就的小路信步向南，巷道幽深静谧，两侧楼宇多为二层西式建筑，或是中西合璧风格。生明电灯公司、法国药材公司毗邻而立。烟台首家本土新式学堂养正小学巍然屹立，坡式屋顶尽显独特建筑美学。东亚罐头公司扎根此处，拉开了烟台罐头食品工业快速发展的序幕。

不仅民族工业风生水起，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里，这里更是胶东地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烟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旧址庄严肃穆，外墙呈胶东特色石纹，纹路古朴典雅，斑驳墙体见证着往昔风雨。遥想当年，无数革命者在此秘密集会，心系家国奔走前行，于乱世之中点燃红色星火，唤醒无数迷茫彷徨的民众。街角一株白杨苍劲挺拔，树干粗壮需两人合抱，沟壑纵横的树皮镌刻着岁月痕迹。这株白杨枝繁叶茂，浓荫蔽日，静静凝望街巷百年风云变幻。脚下老旧井盖镌刻着1892、1895等年份数字，俯身端详，恍若一瞬间穿越百余年前。

夏日的风儿在街巷里呼啸来去，1917年落成的“广东旅烟同乡会”赭色大门半掩，阶前一丛修竹摇曳生姿，为老街添上一抹清雅气韵。行至广仁路尽头，便是古韵盎然的十字街。街道落成于1861年，因与大马路十字交会得名，短短三百余米街巷，再现当年鼎盛风貌。

街巷之内商铺林立，烟火气息浓郁。老牌商号依次排布，繁体字迹饱含年代质感，诉说着旧日的商贸繁华。

岁月流转，昔日喧嚣已悄然远逝，我伫立十字街头，如同站在岁月交汇的路口。盛夏的海风裹挟着潮润的大海气息，掠过脸颊。天朗气清，白帆点点，天地间一派明朗生动。

朴素的地标(组诗)

马素平

卖菜的女人

她把整个家都装进了车厢
铺盖卷挤在茄子和土豆中间
像一个沉默的证人

小马扎一坐
蔬菜摆满脚下
有人来时，她的眼睛会发光
像数自家孩子的好
滔滔不绝
没人来时，她就坐在那里
眼神穿过菜摊，穿过马路
不知道落在哪个年份

白发藏在黑发里，探出头
浓眉大眼，耳垂厚实
是有福气的长相
可生活没来得及给她打扮
就把她推到了这里
让她学会在热闹和冷清之间
来回切换表情

做豆腐的男人

夜里十一点，别人刚躺下
他已经站在磨盘边
七个小时，一板一板
把黄豆变成雪
三十公里路，从村口到城边
三大箱豆腐，四十公斤一箱
品质上乘，半小时就被抢光
人们说，师傅，多做点吧
他摇摇头：一个人做来不及
做快了，味道就跑了

那天我拦住他
从他留给熟人的份子里
硬切了两元钱的
豆香扑上来的一瞬间
我思绪回到了海岛上
回到那个初尝豆腐的下午

部队大院，家属红校的阿姨们
站在木桩子上
用劲扯动手中的豆包布
滤出来的豆浆清亮没渣
做出来的豆腐口感更紧实

后来我才明白
他不是不想把生意做大
他是怕做大了
就忘了二十岁时爷爷教的那句话
豆腐这东西
骗不了人